



# 瑞金，梦想之花绽放

朝 颜

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，“我与一座城”栏目从今日起推出“红色记忆”系列，讲述一座座城里的革命故事，缅怀革命先辈的英雄业绩，感受英雄精神的代代传承。

——编者

身在瑞金城，常常感觉身边的每一个地标、每一处风景，都与红色有关。譬如，每天我从八一南路出发，穿过红军巷，开始新一天的工作。有的时候，我会往相反的方向走，经过解放路，汇入红都大道、苏维埃大道……

事实上，这座城市的红，远不止印刻在纵横交错的道路。在小学语文课本上，在父辈口耳相传的讲述里，在穿梭往来的人们心底，这座红得堪称耀眼的城市，早已为世人所熟知。红色，是瑞金最醒目的名片，也是最深厚的底色。

1931年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叶坪宣告成立；1934年，中央红军从瑞金云石山出发，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。我的大爷爷，参加长征后一去不复返；我的二爷爷，拖着满身伤痛，在长征途中与队伍失散后回乡；我的奶奶，曾经是苏区的妇女干部……他们九死一生的经历，以及革命赋予这个家族的意义，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我的生活。

小时候，我不懂太多，只知道老房子的门楣上，长年挂着一块“光荣之家”的金属牌匾。每年春节，村委会还为我们家送上“光荣之家”年画。父亲总是恭恭敬敬将年画贴在厅堂的醒目处。一年一年，我在这些充满仪式感的事件中，获知祖辈的荣耀，并对他们不寻常的生命历程从模糊渐至清晰。

后来我从师范学校毕业，回到瑞金当老师。我所工作的第一所学校，前身是红军的彭杨步兵学校（为纪念彭湃、杨殷二烈士而得名）。九厅十八井的校舍，似乎处处都镌刻着曾经的壮志激烈。我知道，坐在讲台下的那些天真的孩子，十有八九都和我一样，是红军的后代。他们亮晶晶的眼睛里，充满着对未来的渴望。而我要做的，是传递知识、传递信仰、传递荣耀、传递人间的大爱。

1998年冬季，我被任命为学校少先队大队总辅导员。其时，一位不留名的老红军捐助我贫困生完成学业的事迹在《解放军报》刊登。几十位解放军官兵来信，表示要资助上不起学的孩子。我通过书信与这些官兵一一建立联系，帮助学校贫困生与他们结成对子。他们则从每月的津贴中，挤出一部分寄给孩子们，重圆了一个个渴求知识、渴望成才的梦。如今，那些学生全都顺利升学，毕业工作，成长为热爱生活、回馈社会的好青年。

后来，我成为一名作家。想到瑞金还有一批健在的老红军，还有许多故事迫切期待被记录，我开始了有意识的抢救性写作。我去沙洲坝镇采访百岁老红军蓝益山，将他的回忆撰写成文。就在我采访后的第二年，蓝益山以高寿安详离世。我还去泽覃乡探访毛泽覃牺牲和埋下忠魂的地方，去云石山乡采访十八杆红缨枪奋勇杀敌的故事；我寻访过用小脚走完长征的女红军杨厚珍的儿子儿媳，也和开国大校彭金高的孙子进行过正式的对话采访……那么多的生命值得我们记

“不后悔。这里是我的家乡，我要像拉齐尼叔叔那样，成为一名优秀的护边员。我还想成为一名党员。无论多艰难，都不害怕、不放弃。”

屋子里的十几位护边员，一谈到他们的队长拉齐尼，都眼眶发红。他们争着说：最累、最难的活，队长总是第一个上。有队员请假或身体不适，总是队长顶上去。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，队长开会多了，但只要一回来，第一时间就会赶到执勤点。队友们说，大家累了，队长就弹钢琴，唱《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》。他从不批评人，只用行动来教育大家，没有人不信服他。在队长的影响下，三位队员成了党员，九位队员写了入党申请书。

拉齐尼房间里的被褥叠放得整整齐齐。队员们说，这是队长在部队养成的习惯，特别重视内务，他的房间总是一尘不染。队友们没有放松这个标准，好像他们的队长，只是出去开会了。站在执勤点的院子里，能看见高耸入云的喀喇昆仑山，能看见雄鹰在天空盘旋。那只“猎隼”，似乎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这片土地……

上图为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风景。

影像中国

# 高原巡边人的爱国情怀

熊红久



二

拉齐尼的家中，保存着一张爷爷头戴黑毡帽与解放军亲切交谈的照片。他的爷爷凯力迪别克是新中国的第一代护边员。上世纪50年代初，得知解放军要去吾甫浪沟巡逻，凯力迪别克主动请缨当向导，并把自家的四头牦牛都贡献出来。他对连长说，解放军给我们看病、送药，还帮助盖房子、送草料，一分钱都不要，就是一家人啊。你们有困难了，我能不出力吗？

吾甫浪沟是中巴边境的重要通道。全长一百六十多公里，巡逻一趟，要翻越八座海拔五千米以上的山岭，还要八十多次蹚过寒冷刺骨的冰河，那里的自然条件极其恶劣。

巡逻队行进至第十天，在热斯卡木山谷，凯力迪别克拦住大家。他趴在地上，听见隐隐的轰鸣声。他让战士们赶紧躲到山沟的另一侧。声响越来越大，不到一刻钟，雪崩飞驰而下，瞬间就填平了刚才的沟壑。真是好险啊！凯力迪别克的丰富经验，挽救了整支队伍。

凯力迪别克还曾用牦牛驮着界碑走了五天五夜，将界碑竖在祖国的边境线上。吾甫浪沟的十八块界碑，都是他领着战士一块一块立起来的。护边，成为他最重要的工作；一干，就是二十一年。

上世纪60年代初，凯力迪别克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成为村子里最早的七名党员之一。常年在高海拔下工作，六十多岁的凯力迪别克得了肺气肿、心脏病等多种疾病。力不从心的他准备把护边员的担子交给儿子。

1972年9月，凯力迪别克带着二十一岁的儿子巴依卡走进了吾甫浪沟。他告诉儿子每一条河流的深浅，渡河时牦牛的排序和驮物的重量、刮风时躲避飞石的办法、遇到悬崖如何绕过，尤其是如何修复破损的界碑。站在界碑上“中国”两字前面，他郑重地告诉儿子：我们的界碑，一毫米也不能挪动。

路越走越险，有些地方只能拽着牦牛的尾巴才能翻过。疲惫的巴依卡问父亲，这一趟下来，能给多少钱？凯力迪别克恼怒地训斥他：那些孩子比你还小，从祖国各地来这里当兵，保卫我们的边境，帮我们过上好日子，你怎么能要钱呢？

巴依卡记住了巡边的路，也记住了父亲的话。

1973年，巴依卡开始独自给战士当向导。牵着几十头牦牛，他开启了第二代护边员的生活。

走到特拉克拉克达坂时，海拔已超过五千米，只有一条不足半米宽的山路，这唯一的通道，也被冰雪覆盖。右侧是高耸的峭壁，左侧是垂直的悬崖。有经验的老牛，慢慢地蹭过。一头年轻的花牛，走得太急，蹄下一滑，坠入山谷，瞬间就被湍急的河水卷走了。巴依卡蹲在地上大哭起来，第一趟，就损失了一头牛，这是他喂养了五年才长大的啊！几个解放军战士也陪着落泪。哭够了，继续走。更远的路，还在前面。

这一趟来回，走了三个月。见到父亲时，巴依卡哭诉，你这是把儿子往火坑里推呀！不干了！太苦了！太危险了！凯力迪别克擦去儿子脸上的泪珠，说：“战士们累不累？他们离开家乡来到这里，就是为了保卫咱们的国家。我们祖祖辈辈就住在这里，这里是我们的家，我们不保卫，谁来保卫？死一头牦牛没关系，还会再养出来的。只要战士们没事，就是最大的胜利。你的任务，完成得很好！”望着父亲信任而坚毅的目光，巴依卡羞愧地低下了头。

1978年秋天，巡边队伍走到迪卡里克时，天忽然下起大雨。窄窄的谷底，不时有飞石滚落。一块落石砸中了巴依卡身边战士的大腿，顿时鲜血直流。巴依卡正准备从牦牛上下来，后脑勺也被落石猛然一击，晕倒在牛背上。

当他醒来时，头上已经缠上了绷带，正躺在营长的怀里。幸亏石块不大，伤得不很严重。巡逻任务不能耽搁，巴依卡主动提出，还是由他把受伤

的战士送回连队，因为他熟悉路，一天就能返回。营长抚摸着受伤的头，犹豫了片刻，同意了。十几个小时之后，完成任务的巴依卡一身疲惫地赶回了沟里。

1983年那次巡逻，也异常凶险。巡逻队伍到了肖尔布拉克，必须涉过一条汹涌的河流。巴依卡率先渡河。待到连队军医下河时，一不小心，牦牛侧翻在河里，军医和牛都被湍急的水流冲走。幸亏一块巨石挡住了牦牛，牛缰绳又缠住了军医的手，这才没被洪水冲太远。巴依卡赶紧骑着牦牛蹚过去，从牛背上拼命拽出了医生，拖上岸时人已昏厥。掐人中，按腹部，头朝下控水，不到一刻钟，雪崩飞驰而下，瞬间就填平了刚才的沟壑。真是好险啊！凯力迪别克的丰富经验，挽救了整支队伍。

1986年入冬前，凯力迪别克的心脏病愈发严重，恰逢部队又该巡边。巴依卡想陪着父亲去治病，找别人当向导。父亲却说，还有人比你更熟悉吾甫浪沟吗？战士们安全比天大！你放心去吧，我没事的。

巴依卡知道肩上担子的分量，含着泪，辞别父亲。等他两个多月后回来时，父亲已离世十多天了。巴依卡长跪在墓前，泣不成声。母亲流着泪说，你阿爸临终前，让我告诉你，巡边护边的事业，要代代传下去。

超负荷运转，高海拔工作，1998年“八一”前，巴依卡病倒了。住院期间，县上和部队的领导去医院探望他，询问他有什么要求。巴依卡啜嘴半天，欲言又止。领导以为是医药费的事，说放心，一定会全部报销的！谁知巴依卡却从怀里掏出一页纸，说：“我是想加入中国共产党。”

翌年“七一”，满头白发的巴依卡，在鲜红的党旗前庄严宣誓。

三

拉齐尼还不会走路时，爷爷就骑着马驮他到部队去了。凯力迪别克冲着战士们自豪地说，我们家族巡边护边，又有接班人了。拉齐尼上小学时，经常在暑假期间缠着父亲带他一起去巡逻。部队成了拉齐尼最喜欢的地方，军装成了他最向往的服装。

2001年11月，拉齐尼如愿以偿当了兵。他身材瘦小，刚到部队时，很多器材举不动。牙一咬，他的犟脾气发作了。午休、练习；晚上，练习；双休日，也在练习；三个月后，全部达标。达标还不行，绑沙袋，加大强度，继续练。半年后，成为全团十公里越野赛第一名。全团第一名也还不行，继续增加强度。一年后，全疆武警总队大比武，拉齐尼获得十公里越野赛第二名，荣立三等功。

后来，因为实在不放心父亲每况愈下的身体，拉齐尼恋恋不舍地脱下了军装，回到了家乡。

2004年，巴依卡最后一次巡逻吾甫浪沟，带上了二十四岁的拉齐尼。一路上，巴依卡拿着亲手绘制的“巡逻地图”，像当年自己的父亲教他一样，给儿子讲解每条沟的情况：险段、坡度、冰河温度、宿营点、防卫野兽的方法……接过地图，看着父亲佝偻的身躯、沧桑的面孔，拉齐尼泪流满面。巴依卡攥紧儿子的手，眼睛也湿了：“我把最宝贵的东西交给你了，这个棒你要接好。”从此以后，这张父亲的地图上，开始印上拉齐尼的足迹。

2005年7月1日，是拉齐尼特别高兴的一天。因为表现突出，他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成为家族中第三名党员。拉齐尼说，自己找到了一条光明的路，已经宣誓了，一定会按照誓言去做。

有一次，巡逻时，疲惫至极的十九岁上等兵王伟楠从牦牛背上摔了下来，掉进雪洞里。积雪不断塌陷，他跟着往下滑，七八米外，就是悬崖。拉齐尼赶紧让战士们靠后，自己慢慢爬近河边，脱下大衣甩给王伟楠，双手紧抓大衣的两头。“抓住我的脚，用力拉！”拉齐尼冲着身后的战士们大喊。最终，王伟楠被拖了上来。零下二十摄氏度的，衣衫单薄的拉齐尼冻了一个多小时。天黑到了

连队，拉齐尼就发起高烧。

2013年冬天，巡逻队伍走到铁干里克附近，突遭暴风雪，只得在山谷过夜，战士们冷得直打哆嗦。拉齐尼用父亲教他的御寒办法，把十几头牦牛围成一堵墙，靠着牦牛的身体，既挡风雪又能取暖。第二天，老路已被大雪掩埋，拉齐尼只身前往悬崖峭壁探路。突然，一块飞石坠落，砸中他的额头，鲜血直流。战士们几次劝他返回，他都强忍疼痛，坚持把队伍安全带出了险境。

2019年7月，汽车行至阿勒达坂，没路了，只能骑牦牛巡逻。下午，队伍行走在一米多宽的石壁上，看到脚下几十米深的悬崖，新入伍的战士邵禹阳心里发慌，双手紧攥牛鞍。牦牛身子一晃，邵禹阳从牛背上栽了下来，右脚却卡在箍子里。牦牛受了惊，拖着战士疯跑起来。拉齐尼冲了过去，不顾被牛撞下悬崖的危险，一把抱住牛头，死死顶住。牦牛拖着他跑了十几米才停下来，邵禹阳的头部和背部受了轻伤，拉齐尼的脚也被牦牛踩伤了，但他不顾大家的劝说，一瘸一拐走了一周，直到完成巡逻任务。

在拉齐尼当向导巡边的十六年里，没有一位解放军战士出现意外。

四

我们走进巴依卡老人的家，先被一屋子的红色震住了。这是一间专门摆放证书的荣誉室。右边一半展示着老人的荣耀：“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先进个人”“最美拥军人物”“爱国拥军模范”“自治区劳动模范”等三十余个。左边一半记录着儿子的辉煌：2021年3月颁发的“时代楷模”牌匾和证书被摆在醒目的位置，“全国劳动模范”“爱国拥军模范”“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”“中国双拥年度人物”“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”等，数一数，二十多项荣誉。

墙上还挂着六张父子不同时期的巡逻照片，即使隔着相框，依然能感受到凛冽的寒风。而满屋子鲜红的证书，更像是这个家族用七十年风雨写就的誓言。

顶着风雪，车子终于到了海拔四千五百六十米的八连草场护边执勤点，这是拉齐尼生前工作的地方，现在已更名为“拉齐尼·巴依卡护边执勤点”。在一群面孔黝黑的护边员里，皮肤白皙的达热亚·夏木比很引人注目。这位刚满二十岁的塔吉克族姑娘，流着泪告诉我们，此前她在长沙工作，看到自己崇拜的拉齐尼叔叔为救落水孩童牺牲的消息，她哭了整整一天，之后毅然辞去工作，回到家乡。她要追随拉齐尼的脚步，成为一名护边员。

“这里又寂寞又艰苦，工资也只有两千多元，你不后悔吗？”我问她。

“不后悔。这里是我的家乡，我要像拉齐尼叔叔那样，成为一名优秀的护边员。我还想成为一名党员。无论多艰难，都不害怕、不放弃。”

屋子里的十几位护边员，一谈到他们的队长拉齐尼，都眼眶发红。他们争着说：最累、最难的活，队长总是第一个上。有队员请假或身体不适，总是队长顶上去。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，队长开会多了，但只要一回来，第一时间就会赶到执勤点。队友们说，大家累了，队长就弹钢琴，唱《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》。他从不批评人，只用行动来教育大家，没有人不信服他。在队长的影响下，三位队员成了党员，九位队员写了入党申请书。

拉齐尼房间里的被褥叠放得整整齐齐。队员们说，这是队长在部队养成的习惯，特别重视内务，他的房间总是一尘不染。队友们没有放松这个标准，好像他们的队长，只是出去开会了。站在执勤点的院子里，能看见高耸入云的喀喇昆仑山，能看见雄鹰在天空盘旋。那只“猎隼”，似乎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这片土地……

上图为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风景。

在海拔四千千米的地方，车子吃力地奔跑着。氧气不足平原的一半，车里的人即使一动不动，也觉得胸闷气短。三月的帕米尔高原，依然躺在洁白里，慕士塔格峰大半被云雾遮蔽，一小截露尖的冰峰，大口大口呼吸着阳光。一只鹰，矫健地飞翔，蓝天被它锋利的羽翼一剪为二。离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已不足百里，我们接近了雄鹰的家乡。

拉齐尼·巴依卡就生长在这片土地上。“拉齐尼”这个名字是爷爷凯力迪别克·迪力达尔给起的，寓意孙子像“猎隼”那般勇猛而敏锐。父亲巴依卡·凯力迪别克说，拉齐尼从小就身手敏捷，又乐于助人，我们一直严格地磨砺他。拉齐尼自己也非常骄傲，因为他拥有一个“雄鹰”的名字。

—

2021年1月4日，在新疆的冬季里，只是普通的一天。雪花飘落，气温降至零下九摄氏度。喀什大学的校园里，寒风凛冽，行人稀少。尚未建好的新泉湖，结了一层薄冰。几只麻雀在湖边的枯枝间跳跃，天地间一派静谧。

突然，急促的呼救声从湖面传来：“快来人啊！快救救我儿子！”循声望去，湖中间出现了一个冰窟窿，有人正在水里挣扎，一位妇女跪在冰面上哭喊。在喀什大学参加培训的拉齐尼·巴依卡和室友木沙江·奴尔敦正好路过湖边。听到呼救声，拉齐尼没有丝毫犹豫，第一个冲上冰面。他一把拉过惊慌失措的妇女，让她离冰窟窿远一点。孩子的右手和头顶还露在水面上，羽绒服已被水浸透。拉齐尼伸出手去拉小孩，抓住孩子的小手使劲往上拽。但是湿透的羽绒服太重了，薄冰承受不起，“咔嚓”一声垮塌了。拉齐尼和刚拉起半个身位的孩子，一起跌进冰湖中。

整个过程，不过短短几十秒。人落水了，拉齐尼的双手仍紧紧抓着孩子的两臂。他冲着木沙江·奴尔敦大喊：“快救孩子！”

木沙江赶紧脱下大衣，让孩子的母亲解下围巾，系在一起，往水里送。拉齐尼一手托着孩子，一手抓住围巾。木沙江刚一用力拉，脚下的冰面顿时开裂，他也掉入冰水中。

后来，木沙江说：“落水的那一刻，整个人一下子就冻僵了，真不知道拉齐尼是靠什么坚持那么久的。”回想起那天深入骨髓的寒冷，他仍有些颤栗。

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拉齐尼的体力接近了极限。沉浮间也不知呛了多少口水，但他的手始终没有松开，孩子始终被他举在水面上。

孩子的母亲发现拉齐尼快撑不住了，她绕到冰窟窿右侧，试图伸手去拉，“咔嚓”一声，冰层再次破裂，她也掉进水中。一时间，四个人都在水里挣扎。

路过的人见此情景，立刻拨打报警电话。在校区内巡逻的警车迅速赶到。喀什大学派出所辅警王启鹏第一个冲上来，跪在冰面上，把离他最近的木沙江慢慢拉了上来。随后而至的喀什大学餐厅管理员王新永，趴在冰面上，匍匐前行，慢慢接近了拉齐尼。看到伸向自己的手，拉齐尼用最后的力气把孩子托出水面，发出微弱的声音：“先救孩子！”

王新永把孩子拽上岸，交给来援助的王启鹏，再回头时，拉齐尼已经沉入了湖中……

在三米深的湖底，拉齐尼的双手依然是托举的样子。灰褐色的旧棉袄上，沾满了泥，只有胸前的党徽，鲜红夺目。



图为瑞金红军烈士纪念馆。

邹小光摄

# 大地